國朝文錄續編

梅莊文錄引

梅莊集全州謝霖石先生著先生忠骾性成雍正四年官御史與臨川李侍郎先後奏彈田文鏡不勝遣戍軍臺安坐著書復得罪將軍傳旨縛赴市曹人皆觳觫之先生神色自若乾隆元年 召還仍官御史侃侃論事不少撓久之請外 命督糧湖南爲巡撫許容所中陷以多欵李得白改授驛鹽巡道以病乞休卒於家其學規撫說經不遵朱子所著大學註中庸疏鄂朱兩相國皆不然其說匪匿十經註已亦自悔其言之過而行文則上自奏疏下至序記雜文皆鍛鍊精警無一怯句冗字而忠骾之性出口

便如揭肺肝詩亦鏗鏘其纂言內外篇精鑿自成一子西

北域記斑駮陸離如爾雅如方言如攷工記不獨足以廣

見聞也相其才思固臺中一正人亦可稱嶺外一學者矣

今錄其文為一卷

梅莊文錄

全州謝濟世霖石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論開言路疏 雍正十三年十月軍中代某大臣作　上嘉納

臣聞政治在於求言求言期於聞過與其徧求諸有官守之人不如專求諸有言責之人而欲收開言路之利且先除開言路之弊夫開言路何弊之有告密是也古之帝王冕旒蔽目黈纊塞耳惡至察也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自後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相忌君臣相疑無論捉影捕風將無作有就令情真事實而臣子陰私小過

亦非君父之所樂聞恐虞舜好問好察非此之謂也請自今條陳機外皆用露張不許密奏即或論列宮壼指斥乘輿如唐魏徵之於太宗後人美魏徵之能諫未嘗不美太宗之能容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安用密為哉至於有言責者臺垣是已內而六卿外而督撫提鎮皆有官守所條陳者任內之事所舉劾者屬下之官惟六科十三道職銜雖有部省之分而天下之事皆得條陳天下之官皆得舉劾今恐言路不關科道而問之督府提鎮及藩臬猶御膳不調舍尚食而問之尚衣尚寶及百執事也臣愚以為言路當仍責成於科道

其責成奈何一曰嚴不言之罰古者君有過而臣不匡其刑墨御史拜官百日而無彈文謂之辱臺近世居此官者多巧宦之徒或更變舊章或敷陳細事以塞譏評或發摘孤立之小吏或排擠失寵之大僚以示風采甚有襄其官而箝其口歷俸數年坐致大位者蘇軾曰養猫所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吠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似此言官或放歸田里或改授閒曹則人知所懲矣一曰懲妄言之罪凡奏章而言祥瑞者佞人也言利孔者小人也皆宜罷斥此外上者補袞職之闕次者論君側之奸又次者陳朝政之失言而當獎美之言而不

當亦優容之雖其中有結黨挾讐形跡可疑者亦宜給之冠帶不宜加以侮辱何者狗私負國之人縱免於國法難免於清議縱免於清議難免於鬼責神糾甯可有漏網之人投畀皇天后土不可有侮辱言官之事載之史籍也如此則人知所勸矣既立言詞勸懲之法又當除文字忌諱之禁臣嘗讀尚書見禹皋周召告君之詞毫無忌諱也漢唐宋元猶無之至明洪武時始有極盡歸化一百六十六字之禁然而明祖享國纔三十年傳世不三百載則忌諱之無益甚明豈惟無益而已言路之閉實由於此何也紙上所書凶咎悔吝之字且忌諱之身上所作凶咎悔吝之

尋末有不忌諱者無心失撿且然何況有心寓刺泛論曲諷且然何況直陳切指片言隻字且然何況連篇累牘上既示其意下誰敢攖其鋒此所以諛佞成風譽謗絕響也臣請自今表奏及鄉會試出題皆不拘忌諱並見嘉言罔伏且使天下後世謂我乾隆爲寬大之朝豈不盛哉臣所謂開言路者如此若

皇上必欲爲堯舜之君復斯世於唐虞之盛者莫若於大學中庸求之大學言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獨致中和達德行達道聖功王道莫要於此莫備於此舍此而別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潔而欲流清以

博覽廣聽爲求言以察言觀色爲知人以親庶官理庶務折庶獄爲勤政臣恐其爲漢唐雜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

先生以言獲譴在軍中即代人言且請開言路開言路在有懲有勸而又先之以除弊後之以除忌諱於此事無遺蘊矣文肇堅蒼鬱而知爲端毅之士

論 殿試之弊疏 乾隆元年正月十五日

奏爲 大典屆期請除積弊以拔眞才以收實用事恭惟
皇上即位改年之始適逢會試 殿試之期查近來會試
之例分省照數定額取中以防偏枯之患例應迴避舉子
則別 命試官考試取中送入內簾以廣格外之仁法至
良而意至美也至於通關節割卷面聯坐號傳遞夾帶諸
弊 功令甚嚴剗除幾盡即有之亦未敢公然行之若內
外簾得人出題不拘忌諱不許冠冕大孰則弊之除也何
有惟有 殿試尚循舊規請託公行關防無禁讀卷止用
九卿九卿中應讀卷者既屈指可數而且策題漏洩於試

前頌聯標識於卷上按圖索驥各舉所知其所不知名曰
野卷不得進呈甚非　聖天子臨軒策士之意也請自
今會試榜發新進士及開列讀卷官者皆引嫌杜門讀卷
兼用翰林策題出自　御製頌聯永行停止落卷皆得進
呈請獎除則真才出矣抑臣更有請者舊例策冒十四行
卷尾空白十四行欽惟于冒四字在行末中間不得塗乙
壹字此例未考起於何時意當時秉鈞大臣私作威福恐
新進有劉賁蘇轍其人者故多方以鈐束之而不知軒墀
初來惶恐已甚錯誤有罪畏縮益深數字之時又多行文
之氣必阻欲求之酣茂也難矣而且品題高下先字後文

以文取人既爲中策又不取其文之剴切而取其字之精工賈董鍾王同時應制賈董下第鍾王登科亦非古帝王敷奏明試詢事之意也請自今不專取字不必限字亦不妨加點數字法令甚寛則敷陳始暢嘉言罔伏則讜論必來擇其而用於民因言以考其行庶幾 廷對大典收實用而不爲具文矣儻見如此伏乞 睿鑒施行

此弊至今益甚乎嘗怪何無人言讀此知先生已暢言矣

請外吏先審後參疏 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必先愛惜人才不輕用亦不輕舍是以國人皆曰不可猶必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慎之至也定例督撫參劾屬員揭報訪聞務求相合此參彼薦不令獨專今則具文而已或訪聞並未揭報而稱據揭報前來或揭報並未訪聞而稱即訪聞無異其中實者縱有七八虛者豈無二三一經上 聞遵 旨嚴審即虛者不得不實之矣此參彼審大率兩院扶同自督所參更是一手把握承審之官畏威希旨鍛煉何獄不成始也誤掛彈章既也竟成貝錮雖欲籲 天昭雪其道無由幸逢

皇上聖明洞鑒茲弊近者　特諭直省督撫於參劾既行
奏　有發審之時秉公推問倘有屈抑自行檢舉或撫參
督審督參撫審者亦勿瞻顧同官之情有所假借煌煌
天語體恤小臣訓飭大臣至矣盡矣而臣猶瑣瀆有所陳
者何也無論督撫假和衷共濟之名乏改過不吝之談就
令人誣參而已平反之已誣參而能檢舉之被誣得釋者
業已家室流離窮窘殊甚欲具呈請題復任則部選已來
欲領咨赴部另銓則資斧無出斯亦可為悲閔者也臣愚
以為督撫之於劣員似宜先審理而後題參既有揭報訪
聞即委員暫署令其赴省質審若云本官未經褫職不得

加刑所有真情未必盡吐此則不然周禮小司寇之職三刺五聽刑不與焉況外有書役內有家丁真情何患不吐如其虛也仍令回任果其實也然後題參庶幾小吏無覆盆漏網之人而大臣亦免冒昧入告之咎矣夫先參後審之例相沿已久臣亦知之但興獄大典治忽攸關器壞當修法獘當改狀同把握盡是從前之罪從撿舉平反猶屬事後之補救與其補救於事後不如慎重於事前故因捧讀 上諭而竭其芻蕘如此

中一段可云長者之言

乞補外奏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奏爲瀝陳下情懇
恩降補外吏事竊惟科道之望內陞甚於外轉而人情鄙願外轉不願左遷況臣負罪至深受
恩至重欲圖涓埃之報且依
日月之光而纔熟
龍顏遽辭
鳳闕犬猶戀主蛇亦銜珠臣獨何心仄昧斯義伏念臣繼母蔣氏年已七十一歲臣又係獨子憶自雍正甲辰秋服闋赴補母子離別十五年於茲矣丙午冬從軍出塞母氏含[illegible]臺以弄孫倚門閭而望子者又十二年於茲矣臣今雖復
朝班尚違子舍頃者母氏書來道及行動艱難耳目昏瞶開緘捧讀愧懼交并欲歸養則家道

貧苦甘旨不供不孝有三其一斯在欲迎養則廣西至京
水陸七千餘里江湖之風波可畏車馬之顛覆亦可虞欲
歸省則往返動經半年在家不過數月乍逢又須告別既
別却難再逢慈母之涕淚轉添遊子之方寸終亂是則矢
忠矢孝二者難兼而在官去官無一而可臣再四躊躇惟
有外轉鄰省庶得迎養數年但臣才能既不稱道府之官
而遷轉又無自請之例違例干澤端不可開伏乞 勅部
治臣妄請之罪或知州或知縣降授微員憫臣將母之忱
或湖南或廣東畀以近地臣亦知風塵下吏遠遜臺諫清
班然民社在身外得竭犬馬之力母子聚首內得伸烏鳥

之私雖公庭屈膝於上官勝往歲荷戈於菀墾臣無任哀
懇之至謹 奏
此疏竟准遂 特授湖南糧道

金丹說

梅莊主人終日學易有客終日談元客嘲主人曰安用鑽此故紙爲主人正色而言曰此金丹也昔者庖犧氏始鑿混沌以煉之文周孔遞鼓洪鑪以煽之包太極分兩儀兼三才配四時藏之爲盛德顯之爲大業幹蠱休否危者使平持盈保泰易者不使傾象事知器萬世賴其利占事知來百靈効其能舒之則周六虛卷之不盈一坏暴秦之火不能燒瀛海之國不能偷得之則聖睎之則賢摩而守之正士端人天地毀此金丹其毀矣乎乃君子所謂金丹直蛣蜣之丸耳客艴然曰子比吾丹於蜣丸有說乎曰有蜣

之爲物也不知大塊中有從王之蟻及哺之烏成行之雁比月之鰈也轉牛同以爲九左乀之右丿之前攖之後推之其死於車輪馬蹄者不知其幾也人之養生也不顧名教中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倫也探先天以爲珠進督任交坎離煉戊己息卯酉其死於念趾直喪者亦不知其幾也二者有以異乎蜣丸旣轉一月殼退而爲蟬元珠既探九年尸解而爲仙二者有以異乎天地之道消息盈虛有生必有死精神氣質全受則全歸今也貪生畏死煅陰精以爲陽氣歸頑質而不歸元神猶子還家於父而竊其金臣致饋於君而竊其印也國有溢臣君必討之家有溢

子女必逐之世有盜人盜物天必殛之今夫蟬不食而飲
無口而鳴自以爲仙矣而不免黐竿螳臂三冬霜雪之劫
是以涼風至而蟬鳴未聞蟄蟲俯而蟬猶鳴夏月之蟯爲
秋月之蟬未聞今歲之蟬復爲來歲之蟬也今夫仙能隱
其身能二其形自以爲神矣而不免五百年霹靂之劫是
以張果見於唐至宋無聞賀水部靖長官回道人見於宋
至明無聞張三丰見於明至今亦無聞也二者有以異乎
我羲文周孔之没幾千百年矣質留於陵墓精衍爲子孫
而神氣則著見憑依於卦爻之中彌綸往來於宇宙之內
後之人疑焉必問問焉必告告焉必中不啻坐皋比而耳

提面命之也子謂得此丹者死乎不死乎此丹也金乎非金乎客恍然悟曰乃今而知子之丹金吾之丹鍮也雖然鍮易成金難成主人曰金難成鍛吾廾益吾炭勤吾鞴其有頹且躍者乎鍮易成子已自毀其爐矣客曰何主人曰吾之丹曰辭象變占曰觀玩吾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雖不敢云知化窮神盡性致命亦庶幾震無咎以補過子之丹以誠入以默守外三寶不漏內三寶始合今子不能棄婚宦卻粱肉收視反聽閉口調息而徒說爨物講火候猶擔破鼎於五都之市而曰吾能煉汞其誰信之嗚呼蟯蚘蚘蠋嚖嚖已不免爲蟻烏雁鶩所笑若乃燧

蟀爰蟯之轉而唧唧牀下蟾蜍學蟬之鳴而嘓嘓池中是又蟯與蟬之所竊笑也客憮然悔曰謹受教矣客退遂筆之以為丹說云

自來無關係者曷黎亦止伐其皮毛未能指其骨髓此爲之世覺民第一篇有關係文字 原評

詞氣警鍊較柳子厚石鍾乳諸說似為勝之

重刻野古集序

往讀列朝詩及明詩綜每慨慕龔安節先生之爲人而以不得見其全集爲憾近識先生之從孫肩吾得野古集讀之敬其人因愛其集讀其集愈想見其人嘗竊念永樂靖難之師乾坤一大變也以一家之統緒言子繼父耳而以天下之大義言則臣簒君也其曾立建文之朝者可以死不可以仕如二胡三楊則失節其未立建文之朝者可以仕可以無死如東湖樵夫亦未免傷勇獨安節先生之所處頗難而先生之處之者則庶乎無憾何者先生一守門卒耳非吏尉比也然所守者金川門而失守者卽金川門

非他守卒比也方燕師之薄城下也先生必仰天默誓以守死不幸大師開門迎降變起倉卒非一小卒所能以一死挽回者而先生又有母在堂於是乎不得不付之一慟而去既有此一慟則終其身以守門卒自處以門卒不能獨守自傷乃至夢寐中亦時時往來於金川門雉堞闉闍之間於是乎斷斷不可以出而仕此先生所以力辭周文襄公之辟而有仕雖無害恐負往日城門一慟之語也嗚呼士君子讀書談道雖一介之取與簞食豆羹之辭受求可苟焉況於出處死生然而援春秋責備之義則賢者往往不免彼二胡三楊輩固不足道即如方正學先生當變

實大聲之時若以孔孟處此爲河西傭雪堆可也爲黃侍中觀廖大常舅可也爲徐魏公輝祖亦可也乃危言危行致激無道主之怒以貽十族之殃亦未合於中庸之道若先生者吾無閒然可謂聖人之徒也已集中詩約三百首氣味最近東坡七言勝於五言古體尤勝於近體如饑鼠行白額行諸作入東坡集中殆不能辨獨文止上文襄一書其族孫某等墳又得若干篇補入重刻之余既慕先生之爲人又喜後死之能蒐羅散逸也乃盥手再拜而序之

此公贊之者多矣獨此文爲之設身處地其論如輕重之在權衡

重刻韓忠定公集序

劾請李空同代韓忠定公劾劉瑾疏竊疑公蓋有勇而不必有言者故倩他人捉筆後閱明紀會纂諸書見公事實甚略又疑捉筆者瑾且欲置之死地而首禍者自畢驕出都外無聞焉竊意當時亦必有康對山其人陰爲排解之項來長沙識公九世孫善化令宗藩得讀公集不覺爽然失云公之爲給諫也劾威甯伯啟釁開邊又以申救李秉王竑受杖於文華殿及其爲大司農也論貴戚壞鹽政占民田又請裁內官冗員停採買大婚珠寶不具論論劾瑾一事正德初年八閹亂政公率僚屬聯名抗疏武宗悟將罪

諸閹已而諸閹環跪泣訴乞恩事遂變遇瑾益厚由是瑾益專是疏中列名者悉中傷報復之空同甚焉而公尤甚初矯旨鐫級致仕並其二子皆除名繼逮至錦衣衛獄羅織鍛鍊無所得猶勒令輸米大同至再至三直至家無錐立而後已瑾敗餘黨用事者猶忌憚公於時耆舊皆相繼起用即空同亦起提學江西而公止復原銜及二子官而已公閒居二十年安貧樂道不必言其在獄中日與華容劉司馬吟詠唱和視囹圄如花間席上焉就令當時有對山其人者公豈肯出片紙以求之曰救我云乎哉公論豈底諸疏集中具在仁義之言藹如秩如其劾瑾疏亦載集

中相傳公厲空同爲檢子所就公覽之曰是不可以文文
恐難曉也又不可以繁繁恐弗竟也文者質之繁者簡之
出於一手而成於兩手故彼此集均載焉歸徒知空同以
草疏被禍而不知空同之禍止一身不久即解公之禍及
一家久而不解徒知空同代公草疏而不知空同特草創
之公實刪改訂定之此余之所以爽然失也集中詩一卷
七言近體居多其雄深雅健不及空同然抒寫性情得之
心而應之手校空同一邀一步規倣少陵者雞尸牛從孰
得孰失也集版字多訛已毀於火宗耆將校讐重刻之徵
予序余慨慕公之氣節文章願爲執鞭不可得冀得挂名

集中也乃焚香盥手而序之乾隆戊午冬至識

劾璉一疏流傳後世人但知李代作之其禍亦李獨當之幾幾乎李傳而韓泯矣得此文可以慰忠定公於地下原評

曹廣文墓表

君姓曹氏諱耀珩字鳴珮長沙益陽縣人父歲貢生諱景星康熙甲寅春避吳逆之亂挈家浮舟蘆葦中君生焉五歲授書六歲善屬文一縣稱神童然名愈揚志愈奮奮於家塾者數年年十一入學十三補廩結廬松林中名其園曰聽濤杜門屏榻大肆其力於舉業及詩古文詞然業愈勤命愈困困於秋闈者十餘次戊寅以選拔貢入成均雍正乙卯任甯遠縣教諭當事者以鴻博薦不就乾隆丁巳主嶽麓書院講席庚申春臥病亟棹舟歸未至家卒卒於舟生於舟所居園繹其名亦舟也異哉所著有聽濤園詩

十二卷古文四卷子紹撰亦能文從余遊既卒以墓表請余惟君之詩文既行於世矣其散論敢品讚其集可想見其人亦無俟余之闡揚者獨六歲屬文一事頗怪猶憶戊午秋相晤於講堂余以此叩君曰無之再三叩答曰比長聞有之然其時已了不能記省不知何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古來生而知之者莫如孔顏孔子兒時陳俎豆設禮容而已未聞其贊易說詩也顏子稟氣太淸以致享年不永亦未聞孩提時吐詞爲經也凡史傳所記絕孔能詩詞齠能賦者大抵有游魂憑之幼而游魂憑長則憑魂散若眞魂而早離也必死萇烏是也即眞魂而未離也亦倪乎

若論前後判如兩人其能自奮則神童不失為名士劉士安八歲獻瑱封頌其後不以文章名而以政事名李賓之四歲作徑尺字其後不以善書名而以能詩名是也其不能自奮則神童變而為庸夫王介甫所傷之方仲永是也君不幸負夙慧名幸而天假之年又能自少至老勤學不倦得為詩人文人今其集具在杜詩韓筆無一字不從學問中得來肺腑中流出者而世俗惑於輪回之說或誣為慧業才子化身既沒其一生之苦心且誤後生小子高慕生安而下流為暴棄此君所撫躬不安逢人滋懼亟欲自於世而未逮者也乃表而勘諸墓門乾隆癸亥仲秋識

古來神童長而無識者頗多非揚烏郎方仲永耳介甫於仲永傷其長以不學而愚盡亦思幼何以不學而智若云通人轉世幼既不學而智長又何以不學而愚其爲游魂所馮無疑古人祀祭立尸是其根原今人病中譫語病愈了不記省亦其証驗請以質之讀書窮理者

自記

人在胎中無魂則死魂在腹外欲投無門游魂爲變孔聖早明言之而自漢及今投胎之說入人膏肓從未有引聖言以破之者先生斯文啟瞶發蒙功不在孟子下

原評

送倉按察之任四川序

昔周濂溪先生由分甯簿歷廣東提點刑獄所至以洗寃著而不殺人以媚人一語遂爲千古之名言夫人即獻媚何至殺人以媚蓋不殺人必將殺己也然有欲殺人而反以殺己者亦有不殺人而不但免於殺己者壬戌冬余以訪拿衡陽收糧之丁胥及揭參收糧之署化令獲罪於王臬司許撫軍疏參待理其時府廳州縣之在會城者無不希旨謀殺余雖長厚如藩司聲望如督院不敢不殺也其不殺者署道倉公而已公之爲給諫也曾糾余奏牽失儀蒙

聖恩免議及其署糧道赴岳免漕也藩司彌縫參

欵致書求換府審衡陽收糧一案之原詳公得書艴然時
公之尊人少司寇公迎養在岳署見書亦艴然念換詳則
結黨欺 君不換詳則違衆賈禍不得已將藩司之書直
揭於漕督兩院總督寢其揭恐總漕亦然不得已並將總
督寢揭之事直揭於部院六科既而總憲據漕咨道揭以
聞御史又採謗帖議評入 告 聖上命阿少司農
帶李比部往審並帶胡侍御看審寶鏡高懸山精畫現於
是督撫藩臬及府廳州縣之與其事者皆落職余復蒙
恩補授驛鹽長寶道 公與侍御亦蒙 恩侍御加級轉兵
科給事中 公陞四川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當公之一揭

再揭也止求轉奏解官奉其尊人潔身遠害以去雖逝料余參款內此一款必白亦不料諸款之因此盡白而至於此番遷擢尤非意料所及也先是少司農諸公審畢還

朝公亦回澧州署湖南人製萬民衣四襲繖四柄作四君子詩送之乞余序余引叔向不告免之義辭焉今公之赴任也湖南人又作詩以送乞余再三余既悲舊上司僚屬以詭隨被牽連而罹清議又喜公以孤立免禍患而受

主知且喜四川人之得濂溪先生爲提刑也乃直序其事如此至若公前之糾余也余不敢怨公亦不任受怨也後之揭漕揭督以救余也余不敢德公亦不任受德也

一結何等灑脫前幅敘次亦老

遺令示螟蛉子

維乾隆丁卯九月朔梅莊父旣抱汝告於廟又自以暮年預爲遺令俟汝他日之有知也而示之曰嗚呼吾雖有五子書香未知誰繼繼者安知其不在汝吾肯捨汝使爲他人之子哉顧吾父母止生吾兄妹二人妹適蔣氏甫生二女妹婿邛州別駕儀遽早世其弟孝廉君年將五十矣尚無子吾妹數請立汝諸兄一人爲後吾以異姓故未敢許也今年四月吾先母誕日妹適歸甯祭畢撫膺嘆曰傷哉生爲未亡人他日死又爲餒鬼也淚潸潸下吾母指汝母腹慰之曰此而女也則已矣男也以乞汝妹收淚再拜謝

守汝闕九十餘日汝乃生嗚呼孰知汝之果爲男子也乎今汝生彌月矣吾命汝乳名曰螟蛉明出繼也學名曰夢舒字衍魏以賢甥望汝也夢字與諸兄同非但同氣不忍卽㬎之謂我生之辰舅氏魏縣公夢堂額題宅相二字嘗以大器望吾吾潦倒一生負此吉夢今更以舅氏之望吾者望汝也凡繼禰必繼祖汝不必別攜之父檢討公以上孝廉自能繼之汝但繼別巂與吾妹何者姑親其姪夫固其婦祀歷享之其他雖祀不享也凡改姓必改郡汝亦不必姓從蔣郡仍名陳留自爲一宗無亂人之宗且無令後世得與謝姓爲婚姻也蔣雖宦家檢討以父任劇豁故庭

告絕別攜辛勤半世止屋數間妹自吾長沙任所歸始置田十餘畝產甚薄吾產較厚除祭田外尚二百四十餘畝今以三十畝益汝汝同父兄弟六人產均矣嗚呼為人後等於賣宦亡國以其利人之產也貪利忘親與貪生負君其害義一也汝為姑後無所利而為之者也惟是不孝之罪莫大於改姓吾實不慾使汝為之是吾之罪也已

古人論異姓不可為後一曰亂宗一曰神不享祀至若射義為人後者不入人者疏遠之稱其為利產無疑也先生遵母命憫寡妹以子為甥且益之產使與諸子同既非柴守禮王燦之比又想到死者享祀生者無亂他

宗無忘本宗斟酌盡善君無間然結更補出改姓不孝

一層為京房員半千確定一案書使人不敢背其祖宗

有功名教之文原評

顛子記

梅莊主人在翰林傭僕三一點一樸一顛一日同館諸官小集酒酣主人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一觴乎點者應聲曰有既又慮顛者有言乃白主人以他故遣之出令樸者司閽而自往召之召未至顛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到門詰曰胡爲來哉點者曰奉主命顛者厲聲曰吾自在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闌而散主人愧之一夕然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酡點者呴樸者再沽遭顛者於道奪瓶還詰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酤傷費多飲傷生有損無益也主

人葢頷之既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汚朝衣縶者頓足曰不吉主人怒命樸者行杖縶者止之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羹汚衣燭然鬚不動聲色者主能言不能行乎主人遷怒曰爾欲沽直邪市恩邪應曰恩自主出僕何有焉僕效愚忠而主曰沽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 御榻與 天子爭是非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棄印綬其若雖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沽直而爲之乎人亦謂主沽直而爲之乎主人語塞謝之而心頗銜之由是縶者日夜伺其短誘樸者共媒孽勸主人逐之會主人有罪下獄不果未幾奉 命戍邊出獄治裝縶者逃矣樸者亦力求他去縶

者攘臂而前曰此吾主報　國之時即吾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弩廬備糇糧以從於是主人喟然嘆曰吾向以為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乃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而願者有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願者有用也養以為子名曰願子云

此文可匹侯朝宗集中諸老僕傳

陸水部出塞記

陸水部有罪從軍塞外單騎至歸化城賃駝有趙姓以二駝應一乘一載行李既久曰君無僕與我三駝價僕我水部如其言立券授銀將行其二駝以馬代曰駝上下難馬易是時駝價四倍於馬水部知其紿也私自念君貪財我貪路路行矣駝馬何擇焉遂行行一日趙謂曰一人難兼二役牧與炊君擇一水部領牧又數日稱疾水部炊且牧由是屢稱疾坐食夫坐食無責矣一日盂有宿餐冷熱半擬熱者去曰我不慣餘食水部笑曰汝介休人亦不慣耶饋而自食之又十餘日食無肉罵水部佯不聞罵甚及所

生水部正色言曰吾縱不才曾忝朝籍況年倍汝汝何至是膺曰哦能職卽民耳老去死來螻蟻引領久矣尚以此傲我乎罵益甚水部掩耳走是夜至牧所坐草中雪紛紛下追憶昔時歌鹿鳴登玉陛在家妻孥相守出門童僕相隨今破帽敝裘晝行夜牧掬蹄涔飲拾馬通炊膚裂肌消手龜足皸又不幸為鼠子所窘辱不覺涕泗交頤仰天太息曰天乎不意我陸公榮竟至此拔佩刀欲自刎既又自念曰吾奉　命從軍此非吾死所從此垂頭塞耳揩口凡歷兩月始至既至趙繫馬汲且炊水部愬其悔過也及炊熟自進饜水部曰既至吾事畢矣汝去將登州于大漢者

揖水部而進之曰傷哉貴人失路若此吾家可主不費一錢也水部感其德是時橐中尚餘白金一鋌傾付之未幾主人席捲去水部遂以岐黃術寄食於營中

讀此令人意氣俱盡

佗羅海兵馬營關侯廟記

盈天地間者氣也有濁氣戾氣雜氣淸氣淸而且剛可伸不可屈可大不可小是曰正氣人稟天地之正氣以生格物而窮理盡性以至命則血氣化而道氣盈不則利澤施於生民功業垂於竹帛其生也氣伸則其死也氣散若乃胸貯韜鈐志扶社稷威足以震諸夏勇足以冠三軍不幸豎儒見欺封疆失守又不幸羅憸禍受惡名謂壯繆之謚其鬱憤之氣往來於冷雨悽風光天化日之中而其忠義之氣又實有以感動乎天下地上圓頂方趾之衆彼圓頂方趾者立之廟肖之像於是乎氣之飄蕩於太虛者有所依太

虛靈蕩之氣既有所依而生人呼吸之氣又有以相通於是乎吉凶禍福其應如響嗚呼此侯之所以至今生氣凜凜也與吾觀古來成仁取義之士其身雖死其氣皆有所麗而常在故萇弘之氣在血先軫之氣在元子胥之氣在濤頭魯公之氣在指爪岳鄂王之氣在宰樹張閩州以禱雨于少保以祈夢二公之氣在壖廟然血毛爪氣結於一身而已濤宰樹壖廟氣顯於一方而已至如我侯京師廟之直省府州縣衛所皆廟之乃至邊牆氊幙擅肉酪漿之地莫不廟之夫京師直省廟之是氣洋溢乎中國也邊牆氊幙擅肉酪漿之地莫不廟之是氣彌綸於塞外也嗚呼

侯之氣□謂塞乎天地之間也兵營在杭謁川西北夫京師六十里廟在營之東南屯戍者懋遷者捐貲飛建經始於季春落成於季秋塗泥代瓦幹土爲牆四壁中堂丹漆黝堊外環以柵中揭之年冀白金五百有奇斵成肖之像無塑工董於軸鎣記請爲記無石工書於壁捐貲者列名於後構斯某作記者桂林謝濟世書壁者永豐陳學海也

雍正五年十月朔記

此文實質識出侯之靈所以獨能昭著之故較上篇拈誠字作主者尤進　予嘗疑岳武穆精忠大節與壯繆同而寃死更甚于壯繆乃壯繆廟食天下而武穆僅三

處有香火不絕何故嘗爾作詩以慨歎之今讀此文爲

怳然矣

梅崖文録引

梅崖文集二十卷建甯朱斐瞻先生著我朝古文康熙以前最盛大抵雅馴八家而侯魏汪三家尤爲家絃戶誦至先生始爲異論謂宋以後文爲不足觀謂魏叔子文三十年前已不願爲而推醉心於周秦諸子亦猶李空同不讀唐以後書也特空同務爲鋪張摭拾史漢字句以爲古拗先生較爲靜重摹倣周秦格調以爲精醇其才力大遜王李而功夫之深細過之高者自擬典誥次亦頡頏韓柳每篇自詡沾沾然俯視一切雖未免近於夸飾而其文亦多可觀至晚年意降心平仍以元明諸公爲歸宿其答李干

人書也謂仕琇少年虛憍恃氣今出吏更世事多頗深悔
其妄近稍斂就平實檢閱明朝歸熙甫王遵巖方希直諸
于業徐昌穀諸人詩文覺已有所不及答黃臨皐書又謂
比讀震川遺集甚有得因念平生醉心韓李使不擇所以
出之者未爲善學也歐蘇曾王各自成家馴至姚牧菴虞
伯生漸合源流至震川而益備向時志意高頗輕視之今
閱歷久而心降始知前輩之未易及也而答族弟和鳴書
又謂仕琇往日言過高而無實恐諸賢相尋誤用精神爲
可惜蓋不惟自悔兼恐誤人矣亦猶王弇洲臨歿猶枕藉
東坡集不去手而題震川畫像至云千載有公繼韓歐陽

也然明代之文荆川實在震川之上先生論文歷舉明代
諸家獨遐荆川不數謂其光燄萬丈并鑿鑿講求實用
也以是知先生僅爲文人故作縣令亦不克終耳夫文人
相輕從古而然明代楊李之後變爲王李王李之後變爲
錢艾我　朝魏汪盛行積久厭生至先生亦不得不變然
承其流者至詆叔子爲珠苑峰爲鈍侯朝宗邵長蘅爲輕
浮方望溪儲畫溪爲膚淺甚至謂有元一代無文則瀾倒
波翻不知所屆矣吾鄉如羅臺山羅旭齋盛雲巢張樓檻
皆梅崖一派而歐曾家法幾無人談故予於古文歸咎先
生甚至然先生之文要自有不可磨滅者今錄其文爲二

梅崖居士集文錄卷一

建甯朱仕琇斐瞻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鈫之評

翁孝子傳

翁孝子曰運標父惺菴餘姚諸生也孝子父好游其後游死於楚而家人不知以爲游故自若也孝子無他兄弟有姊一人其家恐并失孝子往往禁孝子求父孝子求父經年不遇輒追孝子反孝子娶婦有子成進士終不能自抑一日心動告母曰兒不得父兒不活於人世矣母抱孝子而泣孝子去求父五年徬徨無所遇泣於路路人皆憐之往宿南嶽嶽神啟孝子孝子如神指抵道州新塘遇老父

爲老父有弟覆舟詳附蹤屍不死德而葬之留屍物爲驗老父出驗而流屍者果孝子父也一市皆驚孝子後分巡道州建父祠新塘朔望祀余戊辰試士道州禮孝子贊曰孔子稱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翁孝子不忍旅鬼其父迸徉數千里出入遠旣土之屍於不知誰何之中使粲然明白復其處思之能爲遠也言豈不大哉彼神之事疑幻然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遠者無不舉也深於思者其知之矣

此眞佳文令人莫名其妙

方天游傳

方天游者本姓胡一名駿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也少好奇任氣有異才於書無所不窺

今上即位　詔天下舉博學鴻儒天游以鄉副貢來應詔主舉主任侍讀蘭枝家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天游輒出數千言落紙如飛文成與博見者嗟服一日赫然名震京師同舉者皆得顯官而天游以病不能試罷天游於文工四六偶儷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亦雄健有氣其古文自言學韓愈澁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至也然自喜特甚時　桐城方苞爲古文有重名天游詆之

前人如王士正朱彝尊詩文遍擷其疵痏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 一統志成當進 御鄂張二相國屬表於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爲具欲召見之檢討曰天游狷士豈可召耶卒不至其任氣不肯輕下如是湖北萬御史年茂目爲江浙一人天遊居京師十餘年名日以盛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孝爲忌者中傷而罷蓋天游負才名三十餘年兩舉鄉貢皆抑爲副再膺特薦卒不遇而天游亦已老矣嘗與田侍郎懋有舊田家居山西因往依之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病卒於蒲州年六十三子元偉舉乾隆庚午順天鄉試

兄驥亦奇士過余京師以余知天游丐爲傳因書此歸之

贊曰天游性剛好奇似唐員半千侯高其才似薺頻士嘗自比管樂詆訶詩文摘人所行闕失不避卿相其淪落不遇非盡由數之奇也然使天游微窮而易所守豈足以見天游耶乾隆乙丑余與叔兄仕珍應試京師天游集天下知名士十五人修禊陶然亭余兄弟與焉時天游年五十今十餘年余來京師十五人者大半零落而天游亦以窮死悲夫天游雋爽遊重意氣其行雖過中道要其人不失爲天下奇士其兄驥言天遊事母至孝與兄驥友愛無間驥語及輒流涕嗚呼此又其可尚者也

欽奇歷落文稱其人

黃貞女傳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於父父又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卽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章兄弟不能安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爲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爲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能擇於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以從爲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爲婦未適人則猶爲子死夫與死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於中心而於兄弟成之

是兄弟遺我以安也何累於名事聞於令令親往諭貞女以貞女無死且女畜貞女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貞女曰既以失所從自絕於兄弟而猶託於人是明告兄弟懟也且是亟生無已而不知所以處者之爲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真見夫矣亦異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准門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爲非是官雖審其冒然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繫於夫則貞女之守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

女之志貞女事久遂所許適者家絕故嘗而不忌然曾孫之訟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削之使言者不得以爲渠而疑者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愼而益自盡貞女之志也

此眞佳文不嫌自贊

福州祭鄭魚門文代

夫岷山之流傍出爲沱支派末岐而源非有他比滙於洞庭所入孔多合名曰江而水不問誰何謂會同瀆逆乃爲大其波也維某嘶師之教官師之鄉而述師之事融通洽滅愈於衆授受者一氣之傳動止之必鑿將其淫用非藪汨揚滙濁以誣其宗乎抑公忠耆自勵彼注茲如牙之嘗臭味不甄乎將悄津涯而小其美乎抑受而不計道路逾遠日夜無休時渟涵深博以永其累乎棧車三歲心如有亡耀塈師教敢云孫昌閩南迎海上流湯湯淵源如此豈謂不長墳原慈鬱師焉足藏甘棠之愛故居以傷涕出泉

澒洴沱豆觴一氣相召神其降康清酒既酹日遠師鄉嗚呼邈矣其終可忘

柳子厚文樹骨左馬探神騷穀涵淹韓非賈誼子雲相如諸家取源甚富卽西京亦少其敵不論異代也特其崖岸太峻稍乖平直康莊之體以之載道頗似未宜要其文自卓絕也近世有人以宋末詁訓之遺爲腐木濕鼓之音不解柳文妄肆詆譏其言尤怪誕癡僭可笑蓋堊糞泥塗而訾虎豹之炳蔚不知者嗤其妄知者乃深哀其愚也甚夫積一生之力精治古文不知好學深思以增益其所未足者而長僞飾驕將以愚人其究自愚

而已余所見名士患此者不可一二數嗚呼其可慨也哉自識

近世方望溪先生深詆柳文然望溪之學不可以爲宋末詁訓之遺望溪之文不可以爲脂韋濡鼓之音也其或別有所指耶則予不足以知之

祭雷憲副文

維　大清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姻家晚生朱仕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浙江學政姻太翁雷公之靈曰嗚呼賢哲生世帝心簡之一世所賴鄉國能私公興海陬以應昌時渾然大成大器無虧麟角鳳毛璵璠歲維儀儀蹌蹌貢於殿墀天子所眷百僚所師公德犖犖與古為期殷殷有盤說虞有皐夔亦邈亦步罔有參差入侍　皇子不愆其儀出持文衡斯文起衰公之功　君主於不欺初心所安無計險夷天子明聖惟公之知封事屢上　信公不疑匪惟不

疑兼恤其私淑學之命養親則宜六年畢功遂許其歸有赫　御書煥於眾區千載之遇　恩榮誰偕公之學道以求爲依洛閩與洛上溯淵尼荀揚大醇別其旌麾陸王心得亦絕壇壝門戶豈異公不畔師粹然出正學者宗之公之持躬壁削崖危及其逮物氣和且夷春温陽煦草木熙熙涵泳沐浴遊於無涯汪汪其波莫測津涯公之好士有如饑渴發汎於艱登邑於爨美材既致幽隱咸拔昔有秦臣惟賢是謀口不盡心彦耆技施休休斷斷作誓以思千載而還公實其仇公之莅事毋詭毋隨聲色不動平其險巇規圓矩方右有左宜談笑之下却千熊羆公之文章黼

怀刪異簡而有法亦暢其支風行水上蹙爲漣漪偃柔平
中以淡出奇六經之蘊庶其在斯歷稽數者古鮮兼之歿
行若綦公不自多惟是性命幽獨以治完其粹德全受全
歸慶在一身哀在蒸黎士林相弔號慟以悲嗚呼哀哉昔
在壯歲辱公殊知將二十年恩意彌加問先於饑姻結於
閩公之歸幾數濟酒厄二邑相望公將來哀方調杖屨長
得追隨胡不百年棄我如遺哲人既萎吾將誰歸匠斤罷
斲牙鍾忘持杯酒酹地痛不我衛爲斯文慟豈獨其私嗚
呼哀哉尚饗

先生所宗仰者惟此一人故集中集序墓誌書札屢見

叠出而祭文亦以全力注之

蘭陔愛日圖記

蘭陔愛日圖者建安鄭君有章圖其小像取傳記孝子愛日之義兼采晉束皙補詩而名之者也君成進士嘗選爲縣而太夫人年高辭不赴仕孟子稱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其爲不顧父母之養一也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補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夫晨夕者日之所有也人之玩愒晨夕而安坐之者多矣孝子曰嗟殆若見親已老念如此晨夕之不可多得故皇然閔然內有不遑安之心外有游盤之戒此所爲顧養而愛日者也夫仕而

不可反者年也拔而遷遷者人之情也人之生知有父母而已稍長而婚姻嗣續妬奇貴賤利害恩怨百端之事起於前而不見父母矣惟恆往來繁此不返而父母之年日已老矣迨之人知人情之如此也遷遷變化而恋父母之在後也哀矜呼號思有以反之故稱顧焉顧而生戚始知養焉夫孝子之接於天下與眾人無以異也而獨勤其養親之情者惟能屢顧而生戚心而已日之在西若蒼涼涼餘光凛然有不能少待之勢顧之者亦洒淅悽慄于惝惝惺於心不能自安雖有百端鬥進之情於此得無少駐乎哉嗟乎此孝子之心而鄭君名圖之指也鄭君才士

也繼其先人從父以文學科第得名天下世皆艷之不知其篤於內行乃如此昔蔡中郎爲東京文宗世稱崔蔡元魯山以學授宗人結結文遂洗唐風之陋史載二人孝友之異白兔起塋乳湩爲出若鄭君之健文卓行視二君子豈異哉余記斯圖而益仰慕慨歎於其人云至圖之布置曲折與夫寓形取象之稱蓋畫者之常理無與於生人之大節故此不著乾隆己卯九月建甯朱仕琇記

着題之文妙在筆筆高雅

先考行狀

嗚呼惟我先君之塟迄今十一年而幽碑未刻諸孤非敢不圖述德以稽大事蓋未得其人也惟我先君蘊治先人之大器虛度下邑生不有官土張施發宜得有道而文者筆發攄幽粹章示無極庶幾稱我先君之為人而足後嗣隱顯一致無恨先人之意此諸孤之所以凜凜也初先君之殁黃先生度輯其本末事跡著豁真子傳而不孝孤仕琇亦撰先考述一篇事多互見乾隆壬戌始綜二篇事跡益以所聞合為行狀明年將遍謁四方大人請銘當孤志云狀曰楊林朱氏系出江南當塗縣寶塔畬明永樂間先

祖某以江南軍戍建甯遂置家焉故楊林朱氏本戍籍也遷祖之父諱某某公祖父在當塗者亡其世系不知實塔之朱始何本也遷九代至曾大父處士公諱某字某是時楊林戶口益息計三四百家而天下大亂明亦將亡矣處士賢而畧御事有法憫國將亡慨然懷乎志學斂福王稱號江南多科求士處士知大命去閉戶匿一歲江南亡我

朝有天下處士遂韜鋒東裝賈齊楚燕趙郊而人多稱其歌詩與同邑丁德舉齊名號綏安二布衣有集處士生大父諱某字某大父撫兄弟溫惠善下仍世幽曀以宿其光先處士十年不仕而卒大父生三男子先君其季

也諱　字雨蒼自號韜真子先君生而沉偉有大度士視
家產以氣自致無町畦崖岸意豁如也好語忠孝早孤事
處士公處士教之賈先君兒啼乞學由是奇之授以陰符
握機孫子之術先君大喜因得縱目古史興廢衆中計畫
憤咤人莫能識也年二十三以武舉福建鄉試如京師當
是時　天綱疏類以辯捷進鄉玄人以時開先君先君謝
曰以詭遇常直而放也始進於君不忠後何望焉夫行止
有命吾不患無時其後玄人僨禍世以此服先君之明士
阿琳家琳客周銓繇而貧以詩一篇謁先君先君讀之驚
歎曰唐音也慰銓曰子始無憂失意無妻子也吾乃憂子

以困故慘瘁不就其詩遺惜才者恨贈銓牛橐中金銓感
先君言爲古學益力後十餘年銓以詩顯江淮所以使銓
不以無家室乏累其學者本先君作人之助也先君既放
羈京師無聊時躍騎與入旗子弟騎射博戲用消沮其氣
嘗試以側西戎策撼信善公信善公驚異慰唁許薦于
上卒不果先君生十年喪大父處士公繼逝兄弟三人獨
伯存母蔣夫人年高先君念不能遊仕棄簪遂南歸先君
事大母雖壯色慕如孺大母小疾輙戶外卧地夜數起視
溲糞問疾增減進藥粥飲訖朝忘食恤恤乎其志之未能
平也愈乃反寢侍大母飯大母加飧徹具大悅是日也雖

忤不怒逼大母之愛于外祖兄弟必屬以邇也體其嚴于外內必恧以閑也替其憂於家事必周以恐也長其歡於往來必慤以厚也故先君在時大母最樂然先君竟先歿夫人五年卒彌留時無語顧妻子而獨哀其母之悲己也始先君精疾瘍醫既以養母棄仕則築藥室居善藥輔其方活人萬計或曰古文止戈爲武公不以武止戈而曰治五壽止人血氣之害其有所寓耶意亦權諸二者利民小大烏乎在也先君笑曰子休矣夫事無大小亦各有假以行其意也君子假位小人假術意得則齊貴賤始吾幼羸懼憂父母于大戾退則以醫輔羸解親憂今天下理平固

無戎可止也吾又以不武廢學術醫廢生瀆死之子紓其爲父母者以廢吾孝吾儕小人庶幾行吾意志賤何利民可言又安所取寓也先君雖棄仕然不忘時政特甚每閱邸報憂喜隨目或哂其迂先君歎曰朝廷者天下之原一事得失利害且至吾身爲身憂喜豈迂耶雍正庚戌秋病脾以明年三月二十日終于正寢年五十一嗚呼哀哉先君之終三月伯父曲廬先生遵大母命舉其棺祔葬大父之側里曰緊田山曰仁壽妻李氏婉正能配先君之德生丈夫子四人伯珏仲瓚叔玠季即不孝孤也女子三人長適某次適某又次適某伏惟先君蘊治器里巷間其大者

既不見試於事小者又不足道也不肖孤等抆淚紀次一二所聞謂庶幾援是可推其意云爾世有發幽光之大人讀不肖所紀次而得諸孤所以悲傷先人之思其忍小其跡而不求其意歟苟先君之意幸著不泯則其跡之大小夫又何足計歟嗚呼此不肖孤等所以慄慄懼惟恐不得其人以求銘於四方大人之情也壬戌仲冬十有一月

孤子仕琇泣血狀

大意謂先人負大才而不獲見用於世所表見者僅醫耳而欲人張而大之以發揮其意其實只此亦足以傳而不必別爲鋪張也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誌銘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甯化雷公以疾薨於里第遠近人士聞者驚悼交書相弔蓋公以忠孝見信於　上而天下尊其學者三十餘年其告養洎丁艱　朝野咸望起復大用以著大儒之效於天下而公遽薨公之薨而人士竊計內外大臣未易有加公之留意人才者故其始聞而驚繼已而悼人人有失其私之悲而因致夫天下賴之之意而益知公之生殁於世不偶然也公諱鋐字貫一號翠庭先世陝人也後自江西遷汀之甯化故今爲甯化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諱某縣

學生三世皆以公貴　恩贈如公官　公爲諸生見蔡文勤公學約悅之從文勤學文勤稱公爲人類楊江陰江陰者文定公名時也鄉貢京師高安朱相國軾聞公名不可得見乃就公蔡公寓舍論易時人兩賢之而合河孫侍郎嘉淦亦先禮公舉爲國子監助教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公公謝不往既成進士　朝考第一大臣多薦者改翰林院庶吉士

今上卽位　詔起公于家侍讀　皇子　賜第內城

特旨授編修充丁巳會試同考官以　御試前列受　賜

充日講官起居注京察一等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修撰同事余某以 皇太子蹕入京奉 旨留侍 皇子讀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 皇子左右聞輔臣咎其辭爲好名使在 廷人人倖好名之嫌不執親喪非細故也余得歸終制 丁縣學公艱服闋 詔起供職以額外諭德食俸遷右春坊右庶子再遷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通政使司通政使是時 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自規便利下旨訓敕 公講二者雖諫臣不肖然 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病二者以塞言路昔孔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且揚之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嘉言罔攸伏願

皇上以舜爲法任老成遠諛佞僻遊幸屏玩好得　旨嘉奬是冬乞假省母滿假以原官提督浙江學政調江蘇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調浙江梓陸清獻公年譜教士敦實行去功利衡文取淸眞一革舊習公爲政甚嚴而州縣吏亦無敢踰法虐士者有勤勵捏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道公特劾之因奏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太學貢士宜先老成通經學者會秋大饑有司以例不敢請公密言狀得　旨特賑民困以蘇母李太夫人年八十援例終養蓋侍養太夫人者四年太夫人既葬未終喪而公薨年六十四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慍之色至臨

大節則嶄然不可奪其在 朝廷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
交如布衣時狀貌秀偉造次必於禮而宏毅簡重安舒自
得見者知爲粹然大儒也初入仕籍大臣爭相引重公岌
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 上知在羣臣中 恩遇
特異二十二年 南巡 御書扁額爲太夫人壽兼 賜
貂緞盡公性純孝 上知之故禮恤之尤至而公臨薨遺
表亦曰臣爲子之事粗具而爲臣之志未伸受 恩深重
莫報涓埃此臣目離終瞑者也嗚呼觀公之所以事 上
與 上之所以待 公者庶幾古詩書所載君臣相與之盛
者已公之學以躬行爲主其生平出處張弛言默按之無

一不合於道者至小事亦皆可法爲文章簡要沖夷有古作者風所著經笥堂集自恥錄讀書偶錄校士偶存聞見錄等書凡若干卷公嘗謂國家根本在人才故聞一藝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其奉　使出京布衣李鍇朱燩送別舟次鍇號廌靑山人與燩俱守道自重不妄見人者惟公能得之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未曉名姓相視驚訝不測公何以知之也公在病猶手修族譜考校無訛並其所存者如此公夫人同邑巫氏有順德能宜於公長子定湄壬申　恩科舉人次定澍監生先卒次定源貢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巫某孫男二人定澍出又女二人一

定澍出一定湇出定湇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某原先期以書狀來請銘仕琇與定湇爲男女姻家辱公以文行見知者二十餘年公之病未甚也嘗以誌墓之文見屬因忘其不肖輒刪狀語掇公行身居官之大者藏諸幽以告後世云銘曰奮世潛德始顯於公公仕以道不辱其躬正學之興 明時是逢進禮退義既孝既忠非公之賢明聖在上信賢不疑崇德無忘爰再起公不俟自來侍經皇子久試公才改官詹事 遂掌銀臺公督浙學 皇有特命迎養之便毋廢溫凊 南巡賜詩文以爲言教及都人彌荷 皇恩惟公督學雍 雍覲翼起秀弟難幽則無匿公

貳都壽大江之南仍改浙學文教其責惟公董勅無飭無衛禮 皇之心以成燕喜其慮維何忠孝道光奉母歸闈色養無妨融融泄泄和樂且康諧于 帝心 天語揭堂公進不疑退省無觸古有成人厥其在斯壽母慶終公猶孺慕喪延未徹俄驚大故 公年六十公位崇卑未厭衆望土林稱咨城○有邱爰得吉卜公體藏焉表以名木大儒之墓過者咸稱

翠庭先生為一時名儒此文靜重雍容恰與其人相稱

太學生陳君墓誌銘

嘗讀春秋傳及晉三大夫之爭溫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夫諸子皆賢者當世所稱頌汲利而棄禮讓如此夫子稱衛公子荆之善居室豈虛哉至鬭子文毁家紓楚難人多待晏平仲舉火者數皆柄國政載於民上其恤民宜也乃若身處幽側未獲仕而有憂斯人之心此果何爲哉韓子稱仁形於色者其若然耶嘗讀杜少陵李文公之文推其用心謂庶幾近之然二公有其心矣而未必見諸行事也見諸行事者其惟郭代公范文正乎若今之世吾未見其人也乃所聞同安陳君事可異焉君諱思敬字泰初號鶴

山同安登瀛里人也其先有均用者始居登瀛十六傳而至君君幼失母事繼母盡孝長而博學多通家積書四萬餘卷手校幾遍然喜名其要者大者嘗倡建大輪山高浦二書院自爲之解勸右致其志也於辭習古人所爲通之制義或諷以不合於時弗顧也癸酉鄉舉中式額溢爲副時梓林陳相國以巡撫監臨見君名惋惜特甚主司亦深悔焉人以俛得而失歎君所守爲知命而學行聞於大人先生則誠必形之驗而君之自信者不苟然也家故饒財諸從以才俊急自見入貲官內外者相屬君不以動意而好赴人之急盡其自少壯至老由近及遠仁心爲質隨事

自致以德於人者多矣今第書其一二爲徵其餘從可推
也塾師劉殁家貧君歲周其乏如常時知劉者歎曰師亡
而俸在亦異矣哉吳防禦娘出族無依衣食於君殁殯葬
之而恤其子又爲亡友范如升立後殁葬業師故肥鄉縣
尹庭思先生之喪資其孤孫讀書并爲授室何教諭讜殁
君在省應試親爲營斂經紀其家朝夕汲汲若忘試事之
及也歲饑家之粟出財轉穀於外以贍族至質賣世業以
濟行給義槥義塚以爲常自奉甚儉生平未嘗衣綺紈晚
年用稍寬或勸君爲子孫計者君歎曰自古豈有豐嗇常
在一家者耶子孫命亨宜自振吾知行吾意而已君與余

友嘆君蔚文為內外兄弟余嘗識其從兄中書君京師顧未及知君也歸里後聞有持白金三千助修貢院者詢本末始有意乎其為人既余承乏鰲峯再遇行鄉舉試意得見君紵衣以足其素志而孤嗚珂忽持君狀泰幣請銘余誠不意斯世失君之速也蓋君年五十有五非云短命而義足以興俗勸厚利賴斯世故人欲其久而成也或見君以財急人目為漢之八廚夫黨錮諸賢雖以風義相高然喣濡依附張衆為勢視獨行君子之風有間矣若張邈隱於袁曹胡毋班厄於王匡雖姻舊且不能保豈足以望君之從容乎君子四人嗚珂嗚佩嗚瑛嗚璐嗚珂出嗣伯兄

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地銘曰

衆之所棄兮君何嘗營營道之孔迂兮君何獨行瘠爾室而豐於志兮曰市義以自贏豈斯民之共責兮抑權勢之所憑嗚呼賢哉兮今之古人

乾隆嘉慶間此等人甚多若吾鄉之陳氏李氏又其報者也文敘次有法前後緯以議論尤佳

太學生求君墓誌銘

君諱蘭字芳畹余別族兄弟也以附籍縣學生援例成貢生卒於雍正元年距其所生康熙己未得年四十五卽葬邑東鄉之開山保金鏞山後四十若干年改葬本保圳頭山父伯玉公娶次康熙中天下殷富士甚立名節君在諸子行族人垂之有事必相諮度而君爲人沉毅於不可意者不屑合顧與先君最善先君嘗築藥室屋藥救人而君亦延醫書塾主四方病者過貧乏皆不取值力營曾祖墓謝舊穴之求售者從弟璣再孤君友愛之甚人不知爲異父也族人賣妻完債君贖還之修祖祠立世譜君皆有力

焉君遇於人有非雖王公行輒面斥之受者抑首媿汗退
而無怨言一少年忿君之倨語人曰是過吾門且手刃之
君聞笑曰吾出入固必過是門者也君命雖受彼刃吾將
焉往吾始及門而徐吾行以俟之君行固舒緩自是及少
年門愈遲行少年駭沮不敢動君貌容儀體弱不能勝衣
人視之兀然書生也至動於義則意氣奮發屹然不可奪
有爭鬬者而君不直其人及君殁疾其人來視君曰死生
有命吾終不向是人求活也卒不命診余兒時戲先君塾
室見君與二三長者偶坐語笑生人至瞠目箕踞卒不肯
起故族人至今傳君倨狀既慨歎息謂剛正之難繼也始

先君病數夢君如平生時王母蔣孺人在堂先君意不樂靈應峯僧書蘭開花百莖先君求得置側覽之欲以厭夢今距先君之歿又已三十年矣日月逾邁前輩潛德獨行與其遊好之跡漸就湮沒故余文備極纖悉并及先君遺事非徒傳君生平其皋魚之悲蓋亦有不自概於心者也君娶謝氏生男子文徽女子婈媛適邑庠生謝聖敬繼娶廖氏生男子文政文政國學生孫元嵩文徽出元嶽文政出元嶽出後子從叔祖瓊生二男子亨祚亨祥亨祥還爲文政後銘曰

行信於族氣蓋於鄉終處不仕以韜其光翳惟先友德音

可忘日月之逝廓然已長蘇雖新從生平已竟作詠書石用緬逝亡寓余之悲并識佳藏

描寫生動筆力兼韓歐二公之勝大旨蓋出太史公也

此真寫生之文此評亦不溢分

誥封奉直大夫例授州同知立軒陳公暨元配　誥封太

宜人曾氏合葬墓表

公諱世爵字浣脩世居江西之新城至公始自縣治徙居鄉聚日鍾潭公少以冴縣學生讀書不問家人產晚歲益困而公乃奮於貿起家始公嘗病市道詐僞欺曰信義人所棄自我得之則富資也既而四方爭任之交易者有不重千金而重公一言以是致富嘗曰財者生人之大命也吾儉自奉將推以濟世之不足者非封殖也乾隆壬戌歲饑公在南昌册稻四千石將歸下估以糶貧民既而曰使市販聞而不前非計也後米曰騰販亦益集公册適至下

其估市價遂平嘗泣謂子道曰吾家世士也吾以困失業幸天地之靈家道稍豐符望繼先志而大之者非爾耶爾其勉之道偶涉家事公輒怒曰此爾所當爲耶道見時即親課以小學近思錄等書道遂入太學以學行顯名所交識四方賢豪公聞海語既兩試不遇公書慰曰此命耳不足憂也道卒成進士得擢例　貽贈縣學公成公志云嘗新鍾溪橋修祖祠置二代祭田又欲立義莊以贍族老寡而咼求肯歸道固以請公怒曰我欲爲事甚衆也而尼我耶且我性不耐閒也嘗曰人能勤則無邪思儉則不妄求非獨治生宜之也夫人曾氏縣學生亚肯之女柔嘉淑明嘗

有竊公物者而覺公將自治之夫人曰物未必復得也而益仇怨焉用之治家事能使公客外無憂遇道尤嚴曰吾惟一子非有他屬望者也道以夫人年老不即官夫人以爲宜既孫守誠官金衢嚴道則趣道往曰守誠年少慮其易事而病下也公本太學生例選州同知以子道貴授例加級　封奉直大夫夫人　封太宜人仕務與道爲兄弟交成進士又同年道在京師人怪其處饒家自奉樸菲而早夜刻苦力學過於寒士不知其本家教者乃如此蓋士族以貧從業者數世之後或沒於百工隸圉而不自振其富厚則淫佚驕溢忘其貧賤而儒素之風衰焉若公夫婦

之教子者其爲賈也與其爲士無以異也其在富也與其在貧無以異也其規模蓋已閎廓深遠矣及考其所自業者則以信義勤儉爲守益知司馬遷所載計然白圭之說蓋古之末術而市道雖狠以君子之義處之亦未嘗不得其志也進士爲當世聞人而諸嗣君方分官內外貴顯蓋公夫婦之德在人者子孫宜享之而其身宜受 國家追榮加錫之典於累世者此傳所稱以道受命其福祉非自外至也進士以乾隆二十四年某月日祔葬太宜人於公墓次書來請表其阡仕琇書此歸之至其生歿葬期兆域世次子姓已具誌銘故此不著乾隆二十五年四月

十八日建甯年省姪朱任琇表

此公以士之子而為賈身為賈而復教子為士且孫曾

蔚起為大家而詩書之氣足勝富貴之氣知其積必有

自也文於此暢發議論而氣韻仍自蕭然所以為佳

梅崖居士集文錄卷二

建甯朱仕琇斐瞻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道南講授序

安溪李遜齋先生著道南講授若干卷寄示請序蓋學者稱濂洛關閩學盛於朱氏其倡之者龜山楊文靖公也文靖出洛程氏兄弟之門其歸閩也伊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楊授羅文質公羅授李文靖公李授朱文公此道南講授之所爲作也蓋自宋理宗後文公之書滿天下迄明以朱註取士則流傳益盛天下語宋理學者曰五子或曰六子龜山尙不在是數至羅氏李氏則幾以爲文公之師襲

貴宏而汲然無與于道也夫博學詳說以盡斯道之體使天下學者有所據依文公之功信偉矣然其始去墨入儒以漸釋其拘牽者何人之化也靜坐以端大本而以明分殊爲要者何人之旨也故嘗譬諸聞學如作室然洛二程氏所受歷者也龜山歷夯也羅氏基界也李氏大匠之圖也文公則因以成室焉耳其間土木之良版築之堅鏤雕之巧金碧髹堊之設則由功致矣而於其本制無損益焉矣其末而不察其本世之學者非惑與先生是書採羅李之說甚備蓋所以開導學者之耳目切矣至於附見己意發揮宗旨尤極詳明學者非沈潛反復于是書不足以識

其用心之精也先生早承家學湛深經術中年即謝官杜門以味至道故其造詣之邃如此昔人稱羅文貫不言而飲人以和又稱李文靖如冰壺秋月瑩徹瑕玷仕琇嘗四謁先生于省會德度凝粹淵然穆然莫窺其際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矣乾隆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建甯朱仕琇謹序

中間譬喻甚切

谿音序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于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逾十里合衆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豗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恒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迴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錡闔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櫧雜他類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濤聲與羣木聲相亂悲涼激壯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闋而奏笙絲竹之音或時晨霽淅瀝居人未起猶聞沙瀨蕭屑有無

綠谿獨遊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采之響里巷謳吟和答舂杵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鈎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飄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鈎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游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淼漫洶湧驚濤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廻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寘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爲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鈎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鈎園詩以爲得高岸深

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放廓諸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目思其志適跡于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濡瀟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末不遺夫名物鳥獸詩益富不自吞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中寫谿邊四時之變朝夕之情喧寂之趣囊括萬象不濫不猶遺直歐曾化處先生文所以高出一時者賴有此耳

澄碧齋詩鈔序

澄碧齋詩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方伯仁和錢公之所著也公年甫壯以高第進士入史館當是時文名震天下天下傳誦其所試文章而公性尤好爲詩穿穴卷籍役隸衆態盡有一代作者之體及入官途更歷內外所著益富蓋大者宣 上德達民情敷陳贊弼綢繆忠愛其聲廣大寬平既直且廉優游愉懌渢渢乎可以比金石而備雅樂其次則僚友贈答懷人感舊敦伐木之雅而伸采葛之好至於瑣細名物託興取喻莫不擬類通而見義遠令人想見道德之崇深源流之肆大焉乃若游覽名山大川以接於

中以足仁知之樂則凡舟車所謁瞿巫夔巂江危棧之險瀟湘洞庭衡嶽九嶷雲水之勝鍾阜秦淮之秀麗匡廬武夷仙釋之棲南極海外蜒身鹿耳之阻蠻烟瘴雨日月出沒之鄉古騷人所未嘗至者皆得爬搜剔抉窮極其趣而公生平之瓌偉瑰瑋鬱積蜿蟺者至此乃無所蔕芥而一洩之故其海外諸詩尤為雄偉矣夫人之不足任大事者氣不足也風波之險江湖恒惴惴焉讀公前後渡海諸什談笑酣嬉于雲濤晦冥汨沒之中不啻狎蛟龍如蝘蝪睨大海猶杯水也其度量超越雄於天下如此天下之事亦孰得而難之者哉夫古之以文章成名於後世者大抵

言假儻非常之人也彼世之小丈夫聞見淺陋神識猥瑣
妄思琢雕字句以名於世其亦不自量已哉
中一段氣足以包而古鬱之致自在

重與林穆菴書

接答教後會附三詩不翁俱得達否自蒞任來蝗蝻災祭提捕蝗種種消滅固由時勢使然亦已之不善處也書生日夕詩書相浸灌心和而氣柔徒知愛民之名而不審其實煦嫗摩拊而民氣日就于朽壞毋與功致役懼虐用其力時假借之上之人方信期立事即捐大費以求不病民事幸如期立民幸不病而已力已不支矣事愈多不支愈甚而民狃於故愈難使或因玩生姦益多事變然不可止皆愛民一念誤之也因見老吏制事一以威勝彼民雖愁苦饑寒不恤也稍一犯令大杖重鎖流血盈階不顧

也于是閭閻風帽伏競勸趨令胥吏畏憚民皆以免敲扑為幸不復計其身之利病矣故事易立費易省民愈益易使而姦不生若是者所謂吏道也非書生和柔之氣所能勝故言有書之則美行之則不效者此固書生之所守也若子產治鄭曹掾為部尉皆雄心毅力所持可以取一切致民治然書生未必能知之知之矣未必能行之不能行之則其夙昔所守者害之也夫和柔之氣善氣也然而不足以為吏則夫子所稱君子學道則愛人者非乎時益不同民俗益彫敝太史公曰非武健不能勝任愉快痛哉言也豈可同日語哉大兄以清明疏越之資列名史館因文以

見道其中必有所得者願得一相示仕琇雖廢業然寸心倘有知其是非得失猶能與于論之也至古今文想益精進家兄筠園積學不遇今再遊京師可得時過從相語盡友朋文酒之樂惜余方羈絆不能奮飛與偕也

語雖偏宕其實確不可易末一語最緊亦最沉痛

與林穆菴書

見答書及大學逼解序知方依古言發義因著其同異於先儒者以明所守甚善夫言之義甚明也傳世遠其文有闕則不能無疑存之以待考問可耳考問矣以意處之而不得於心則暫置之以爲後圖毋爲輩外以遂疑以自誣其心也夫大學古今本之辨余嘗見學者紛紛言之然余方治周末諸子之言欲推其破碎以合於道以自崇其知恐輩入童時習熟塾師之說仍襲蔽錮故未暇理以俟後也古之治藝者必息三年忘其故習乃可以學況聖人之籍以塾墊仍襲之說膠於中將以求當時之意其可得耶

大學之書盡董而習之矣其大全或問之說枝葉於先儒者蓋亦熟聞而厭觀之矣疊言雜採傳著於心而古義愈不明故欲斷釋去俟知日崇能自得於此然後卽而理焉亦猶藝者之意也夫古本余盡未之考然歷歲數千載之遠必謂簡策無闕文此亦不可知者也以意處之而義有疑固宜存之以待考問乃遂妄分義類附會章綴以遂其疑於道固已誣矣而以己說竄入其中與古義均列錯出欲以信學者而傳後世得毋非孔子述而不作之旨乎春秋夏五郭公皆仍而不去書曰有食之未嘗明食之之故存疑也周官闕孔子亦未嘗補其夏商二禮皆能言之以

無徵而然所謂述而不作也至補亡詩者晉束晳之爲耳然特私擬爲之未嘗列於三百篇中以比並誦而號學者也朱氏集傳不採入之蓋明於武夫之不混美玉矣而注大學反是豈非視人則明而自視則昏耶至所云格物而至於物者不知作何語豈誠古人之義耶余自度其知方未能得於此以信於志然以文義考之以身驗之而知古義之不必然也蓋今日致推極也格至也如云推極其知在至物物至而後其知致焉此成何文理耶此其不必然者也於一物窮其始末矣此時之知其即已至耶未也其意遂可誠耶愈未也若謂一物之格其知未至必俟久而

後一旦豁然則此豁然者或二十年三十年不可期矣未豁然之時意終不可誠而心身愈難治矣此又不必然者也故嘗偶即文義而意慮之竊謂知者天之德也易曰乾以易知云其知者萬物本乎天非自外來也物者賊性之緣也內無緣則外不入外無緣則內不出情欲攻取意必內物之緣也聲色勢利習俗外物之緣也二者內外雖殊其爲物一也孟子曰物交物記曰物至而人化物合內外而言之也致知致師之致格拒也言欲致引所受於天之知在拒去賊性之緣也二緣格去而天之德得至焉致知即孟子擴充之謂物格而知至易復所謂出入无疾朋來

无咎也莊周曰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夫物旣充中靈臺無空虛之處天安能遊天之不遊知之不至也物去而靈臺空虛故知至知至而无妄故意誠意誠則情各識其職而不偏故心正心正則五官手足有帥而不亂故身修其國家天下由此可推也以攷義考之爲順以身驗之愈無所疑也此仕琇自謂偶得於此也其眞得之未得之猶俟他日知日祟以自考而取衷焉茲固未敢必也王氏之自信蓋能不自棄其知以祟大之者三代之英聖門之選也而來序以爲舛異以爲畔道義果何取乎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孔門言志不諱異又曰我則異

於是楊子曰孟荀同門而異戶義豈取於苟同乎至道之精微未易識也昔孔子嘗以知道爲難人不能名之故以聖人爲質聖人衆矣求其可法之備者惟周公孔子孟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今王氏之學爲畔于周公乎畔于孔子乎嘗讀其遺書未見其有是也若以其異於朱氏即指爲畔畔者臣妾逋逃其上之稱也朱氏於王氏其道果能相君乎韓子曰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蓋末學門戶之相軋耳有志於道者果如是乎哉此由黨塾仍襲之說據於先入而成於天下附和之同聲情溺不能自辨勢弱不能自振也所謂習俗意必之緣而知不能自見也暫釋乎此俟

故習盡忘於心沖一而恬愉曠朗而浩乎天者將下必有與聖人同者以求其遺言渙然如釋冰颯然如燎毛知無所疑也此亦所謂物格而知至者也聖人之道大矣親見聖人如七十子所立已不同其後益分散乖異孟軻荀況號爲能以本學壹統類者猶不能無相訾謷故有非十二子之論自楊雄以降至王通韓愈宋儒均有不足之言而朱陸二氏學者益構水火之爭至草廬吳氏始從新安而後異論矣湛氏歧出於白沙王氏遠述乎周程皆非於道無所見者也皆能自崇其知而不牿於物者也然而不能無異學者但當師其所以崇大其知者以自開取其不謬

於聖人者以自賢而已矣不必肥此瘠彼也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顏淵曰有爲者亦若是果能自信其知於道有所見何必諱之以待其人哉孟子不待孔子韓子不待孟子至朱氏去詩書之序補大學著綱目是非數千餘年之事盡取孔子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矣孔子筆削春秋自引爲罪綱目所著視春秋不啻什焉伯焉未聞其有所待以期免人之罪己也而天下卒不敢罪之吾兄師朱氏固將師其道也非徒美於人之所同附而樂爲其徒以取名也迹朱氏生平固以任爲其道者也然則吾兄復何所讓而云有待哉至勢之難易又非君子之所宜擇也傳曰君子

急病而讓夷此言其所守也至於發古人之旨袪天下之惑以嚴經覈教又其所奮也昔左氏後出未列學官劉歆冒遂不惜犯衆怒以求立今吾兄自命豈弱歆遠乎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今以心所未安古人私著之書特以傾行天下已數百年之故遂諱之不敢自伸其知豈得謂獨立不懼乎哉況政刑制度隨世變以從宜固不必專泥古義以必於復恐益難行以致民擾無益國家而貽亂至於聖經賢傳大義昭垂煥於丹青豈容以私智決裂此眞學者責也於此而不奮則無時矣且吾兄侮於詆王氏嚴於異朱氏是非大公之道也勇於安聖經之裂怯於畔私智

是本末倒置也故願兄之自審其知擇於此而卒定所守也今天下學者希矣其一二聰明之士聲利薰心以智巧滑其真汲汲至於老死而終不知悟方且自聖而棄聾言也以吾兄淵明忠質有大賢之器又相與素分最深故不韜銜贅言披露相質閱縕稽數往來其直方大之德邁絕流俗又慕仲尼顏淵好學取善於不已同氣相求固宜投合無閒也惜仕務不得追隨其間爲恨楊默堂已閒典試滇中近交遊中亦有先後豪俊相浹洽否比因停訟少閒得從容展壘往復道義一伸素志有所不安祈不惜見復是幸四月閒內署火書籍皆燼既無資自益且吏事將繼

亦無間也自期三五年間得成政還家庶秉燭之遊終償素志耳臨楮慕往不既所云

攄來序而反之刺肌劈理霧掃曀息天地開除月星明朗傳所稱立言者其庶幾乎○柳子與楊誨之論說車書攻擊矯潔二千餘言無一剩字此以退之易頁之體行之尤爲剏見矣 原評

剖千古未剖之疑開昔人未開之口而詞氣嚴厲中仍復惆欵當爲集中第一篇 大文

與林穆菴書

東閣同事得喻其欲言者然所以奪之者已衆矣豈比在京同官時蕩蕩無拘忌盱膈腎腸彼此寫注一盡哉固竊協理河工兗漕失宜費約千金賸底喪其冢媳因念東無斯須之懽而災禍相繼眞爲不知所以裁之者來諭諸生趙生儁爽魏生温潤若褚生爲人瀰其爲文雋摯恬靜眞有道君子也然卒居家貧衣服容貌不足以悅俗盡曾子固所謂合乎古而遺乎今者耶因思原憲見病於子貢仲由相詭於巫期蓋外物之難輕久矣賢人學士猶不能不以此失志況下此者乎故蘇枯噓槁培植峻茂使士燋

悴而得所託眞仁人君子之責也願大兄卒其所始者毋怠毋怠而已仕璬今年已届四十此聖賢刱心而不動不惑之時而庸衆人所爲無聞見惡者也蓋昔之倜儻非常之士及夫此年其功業卓爍震動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因得自信列於古賢而無疑質諸百世而不惑何者此一世固非後所得遺也則何得遺乎名此一世之人然則名於此一世卽其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也故其所以自信而喜爲無忝所生爲死而不朽乃不覺日月逾邁之可悲也故嘗讀孔北海與魏武帝及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彼其撫時感事慷慨自歎其齒其言激壯有足悲者

彼自計其生得不厭減然猶不能已於悲也至於楊子雲寂寞嚴君平沉冥尤宜侘傺蕩盡乃不自得而時人譏之笑而不應終日垂簾市中讀易不較彼曾不以後世之名概於中是何也迹子雲到長安時已逾四十卽汲汲圖名已爲日暮途遠而泊然自守執戟不怨班孟堅曰湛哉若人實好斯文觀其作太元法言州箴四賦反廣二騷畔牢愁以擬昔賢亦非無意於名者矣然劉歆范逡桓譚侯芭之外無能知者豈此數人遂足盡一世之選耶此數人知之遂足爲名一世而無聞千百庸耳俗目之擾擾耶以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卽此數人已可自信則眞不必如前

所云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也故君子觀其徒與何如而有以審己矣觀徒與不於衆寡於其賢否也賢之足勝衆故衛靈欲以己當五百乘詩稱人百其身劇孟以匹夫而關吳楚之勝負也今讀唐書元和長慶閒人傳如曰由此知名又曰弱冠名動四方甚尋常也如曰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則讀者偕斯心肅想見其人其榮多矣是豈不以賢之足勝衆耶仕㳺自念年已老大一旦出吏其勞積隨衆人進退無殊尤可紀其德行學術不能比跡前賢有負日月因己之不肖恐爲徒與累更念大兄𥙿𥙿自將年齒尙縮而識量德守何裕也志氣精魄何長也而學

術文不雜不汚粟然歸於至正此尤難矣故意謂賢之足勝衆者大兄是世仕瑹以故舊見臭味之親濕燥之就則其所爲自恃以不變夫舉世之簡棄者其在斯乎將所稱無聞見惡者庶幾免焉然不徵於己而徵於人斯仕瑹所爲愧而增懼者也特以誌夫見收於君子之私幸已耳前在闈中乃作古今文二序將以徵知己之言不儆於後願勉之慎之焉又將求善其所自恃故忘其媿懼而復冒瀆如此也想必存之不鄙而斥焉卒成其幸云耳臨楮神企

文情軒然而來沛然而出予讀之亦爲之起舞而不自禁矣

答族弟和鳴書

去歲作序志吾二人共學者聞於天下并述賢弟之德今四方知草澤中學古道者尚有其人非徒爲制義發也而辭格隨靡不稱所以相引重之意方深歉出吏來志業就衰皆然喪其負恃者而書來益加獎美豈果言之足稱耶抑賢者恕其不及而爲之辭耶仕琇比讀震川先生遺集見其本末優大誠非後儒所及因念前人以顏冉游夏比之殊不爲過顧讀曾子固王容季集序以書善序事僃而無不足繼詩書孔子而作者孟軻楊雄爲最而下而左邱明司馬遷韓愈其次也震川之業視諸君子爲稍遜而世

乃以太簡少之可笑也仕琇自覗所學不敵震川十一向時不自量欲以簡自名出吏後寖頹散不能御日所書者皆俗言也亞望鼎堂等教而扶諸中道而獎其過分非所望也我　朝學者寖少侯魏汪姜諸家皆傑出者然覗元明皆不及邵青門儲畫溪方望溪益求真素而頗病膚淺仕琇之文亦諸人殫耳今出吏荒敗其業覗諸人空山史館優游藝文者其難易何如也況今世讀古文者益少墜緒茫茫旁紹穠艱昔震川時徒以王李熾燄淸光不覿每用浩歎今則窅然靜噐人才寥寥欲求王李之徒滋不可得豈復望雖欣芬芳一賞至言耶古人知生才之難故班

固書以孟軻荀況司馬遷董仲舒劉向揚雄爲名世范氏
識稍下然班彪父子張衡崔蔡皆特傳不入文苑馬融鄭
元不入儒林其義猶有擇也蓋林苑者動植之物所萃取
況人多援以立名若以名世大賢列其中豈不謬耶又史
記漢書司馬相如揚雄傳皆全賦登載後之史於文能者
不獲與其篇章於其他奏疏文陋者反全舉無異据此其
取舍之異于古者也今歲所作文四篇祈鼎堂視之得一
言爲復久闊亦欲知近趣尊稿刻成郵示須得五六冊以
便惠與諸門人臨皐覓宋志業可嘉賴鼎堂時有以助廸
之近時文風漸陵遲正賴羣起鼓舞使覶附者衆庶不亟

孤弱若獨𦆳哀歌誰和好音耶羽皐近况不知若何㬋才力甚佳得積學以優柔和洽之爲妙月川兄相往還否𨛦郡先生近年授徒何處佑兒回家讀書甚賴教誨幸勿恝覗之彼頗有志但不能虛心謀理又數年在署管事心氣昏雜一時未能遽復於清明正賴鼎堂時以妙微之言相誘悟使其化融淨盡或有分寸進益皆荷鼎堂之賜也近時頗亦作古文否𦾔李文太高得調濟於歐曾王三家可也仕琇近讀震川遺集頗有得力傳曰法後王非虛言也承譽昌黎何敢當何敢當見臨皐羽皐亦以此等語語之蓋仕琇往日言過高而無實恐諸賢相曷誤用精神無所

成立爲可惜也久欲告歸因難交代故守之於此朋歲文
有公事不敢辭所謂行止非人所爲只得聽之而已蔦穉
與鈞園穉當並驅中原未知甲乙因歎相別數年諸同人
皆有所以自立者已獨頭顱如舊志意頹落爲可傷也千
人先生志意卓犖日親近之最有益令郎亦有聰明可繼
志者否我輩年各長大固不能無望於後來者耳臨穎神
遡

先生此時水落而石出矣不惟自悔兼恐誤人讀者詳
之

與余羽皐書

前見和鳴弟來字云賢友已束裝來夏久而杳然心念賢友家中乏人固不能脫身出外也見和鳴所自著稿心甚嘉悅此在今日爲空谷足音矣固知積漸之功不可誣也杯勺不已可生蛟龍溝澮皆盈頓成枯鮒惟眞故微微故漸漸可積而大也惟僞故張張故驟驟者不終日而敗也今和鳴之業已成正不能無望於賢友願處衆下氣深中厚蓄以大其造就大由於積積由於微而漸微者人忽之漸者人遲之不存人之見於胸中則不自見於微與漸見其爲眞而已此所望於賢友也至爲人既經挫折當益愼

重不可濫虛憍之氣用事也謹之謹之文佑在衙署學問未進功而性情加甚敗由奉承者衆也今不能遽折正望賢友等善言開導渠聰明倘未盡案再近詩書宜稍稍自知正望諸相好者變化成就之若其再不能轉徙則吾之命當然不敢怨衆人也

此言可無望其速成作註脚

答金生芑汀書

屢接書美古堂鄒先生阜平之政條書其迹欲使見於仕琇之文其意勤懇且言先生甚好余文徵之甚急夫仕琇誠何愛於先生哉先生之賢向嘗聞於憲副雷公及教諭吾邑則一邑士人俱稱其賢是固可無疑矣至州縣則仕琇所嘗爲者其曲折甘苦知之最深竊嘗歎老子所云以無事治天下一言居要節書所云臨下以簡詩云貊其德音夫子所云爲政以德皆是物也其史傳循吏雖列美跡向嘗覽誦而歎慕之及身親其事始悟皆飾觀無實類俗士好名進趣於世罔衆弋利獲上躐位者之爲耳今先生

之跡乃不幸類此此所以令仕琇不能無疑也韓文公云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聞見之不符今古之難一必博學深思更歷事變者始足以觀道之通觀道之通者始足以定情僞辨是非而不亂于俗言矣今賢友非阜城人也而談阜城之政據其所本又非受自阜城之人也夫阜城之人尙有賢否公私之不同毀譽好惡之不一未可盡信即盡信矣而此瑣瑣者不足增賢者之重反動人之疑也然則安所美而欲取而張之也哉夫賢友於人事不盡逼於文義則能解之矣人之不深文義者人云亦云無見可否不能疑也深者則能疑之矣疑之則必辨之矣其不深

文義者或啓疑之端之為多事也而彼疑之辨之者豈得已哉至人事之情僞是非其難明百倍文義使不親其情形悉其利獘而耳郵臆決其爲誣妄可勝言乎此猶市人田夫論譽文人之美徒資捧腹非徒不深文義沿襲舊聞漫無可否之比也吾邑賢令近數十年稱劉王朱三公然三公並無美跡流傳而書院縣志神祠之修橋梁之建皆自某令某令之不賢人所知也而此數者不得不謂之美跡也故有美政者不必美跡而有美跡者必無美政此唯通於吏道者知之耳夫先生之賢非某令之比也而其跡不幸類之此其所以令人不能無疑也德政之歌多出入

官署者以娟其吏或冀上人闊而信任之以久其利黜吏或自爲之以掩惡跡泯之蚩蚩豈解辨此卽士人端謹自好者亦不肯爲此也或出一時謳謠之公亦聽他人掇拾之爲美談賢者固不必據以自私也陸放翁云甯坐軟弱廢削迹歸邱園昔何易于考止中下而歸震川陸稼書爲縣俱將廢黜後以名人舉薦召補內官故知爲吏有能名非盛德事也

此可謂識曲聽其眞矣近世紛紛皆勞民傷財以著美跡美跡傳而賢令之眞沒矣請以此文障旣倒之瀾

又答李礎玉書

見來字悉一切姊丈以一身楷柱百世之重今繼嗣未立誠可憂也況姻母太夫人年亦高矣尤不能不以此爲念也積德裕後古豈吾欺今猶未驗何也至讀書一節近亦黯鄙在先高其志務潔其心不以外之聞見動吾耳目然後有以自置自置者世慮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漸同古人則必漸與今人漸異今人人必漸怪之懼其怪而從志易心則至古人也無日矣混混焉與世相濁而已如是而其文何自而高使其心有以自置則吾心古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察其盈虧焉究其誠

僞焉判其高下焉如黑白之皎於前矣于是順其節次焉還其訓詁焉沉潛其義蘊焉調合其心氣焉於是則而法之役而就之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而其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臺如鴻漸之在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所謂自置者志也古人入學先辨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亦言尚志故志者學之幹言之本也所謂讀書作文之法如此而已至其他各言所得皆枝葉耳非其本餘所在今故不以瀆陳也仕璐不善吏擬於明歲歸家相見談心當不遠也臨穎神溯

可與昌黎答李翊書並讀